

# 旱码头

陈杰 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早稻丰收



# 旱码头

陈杰 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 
万卷出版公司

© **陈杰** 2010

**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**

旱码头/陈杰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10. 3  
ISBN 978-7-80601-983-2

I. ①旱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32504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64mm × 234mm

字数: 620千字

印张: 35.75

出版时间: 2010年4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

总策划: 李英健

策划执行: 周莉莉

责任编辑: 丁建新

封面设计: 江山社稷

版式设计: 张莹

责任校对: 侯骏华

ISBN 978-7-80601-983-2

定 价: 36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 23284627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 - mail: vpc\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# 第一章

## 引子

周村本是鲁中的一个小镇，约有七八十户人家，后因一官员仕途遇变，规模渐起，日益繁荣，遂成北方第一名镇，此人名叫李化熙。

李化熙，字五弦，山东周村人。崇祯七年进士。曾任榆林三边总督。崇祯十七年，奉命率部西进剿匪，行至中途，忽闻李自成攻陷北京。崇祯皇帝自缢煤山，吴三桂率部投降，清军铁骑，所向披靡。正犹豫间，又闻清军连下大同太原。本欲回身死战，又念老母在堂。无奈之下，率部“附逆”。清世祖感其“悯诚”，授工部右侍郎，累次升迁，终至兵部尚书。化熙目睹明末腐败，深知天命难违，并深悔宦海求仕，终至贰臣。便于朝中强颜欢笑，不进一语，旋即告老还乡。化熙虽降，但心崇道统，守节于心。并于降清之前，命亲信侍从把大批的军饷运回周村。他深感于《管子》“国多财则远者来，地辟举则民留处”，就用当初明朝的军饷代完今天清朝的市税——你来周村做生意我替你交税，人为地制造出一个免税区。一脉相延，子孙相继，各地商贾，纷至沓来。仅数十年，周村就从穷僻之乡变成了交易如沸的早码头。

后人感其诚，立“今日无税碑”以志。

### 1

清朝末年，山河灰暗。

# 旱码头

清晨，山东周村丝市街。虽是已过小满，春天却似没有力气烂漫。细雨如雾，石板街道泛光滑腻。慢长槌乐器店的门开了，却不见人出。须臾，凭空抛出一个铜钱。那铜钱在空中翻了几个花，跌在石板道上当当唧唧地躺倒静默。

青瓦房顶上有点去年的蒿子，两只猫你一声我一声地酝酿商量制造后代，呻吟似歌，发自肺腑。

一个小贩挎着个篮子，东张西望地叫喊着走来：“周村烧饼！周村烧饼！”

乐器店里黑糊糊，孙掌柜手扶桌边冲街而坐，他看着小贩走过门口——那双脚迈过光亮的铜钱，便觉此人无财，不由得轻叹一声，顺手摸起个大号锣槌。

门外，靠墙架着面三尺大锣，因声如虎啸，惊心悚魄，人称“江北第一虎音”。他弯腰拾起铜钱，看着小贩的背影悲凉喟叹：“唉，你这辈子只能卖烧饼！”

他装起钱，用块破布抹着雨湿的锣面，来回看看清寥的街，抬手就是一槌。

锣面颤抖，余音波荡，周村在锣声中苏醒。

他昂起头来扯着嗓子喊：“周村开张——”

房上的那对猫原已亢奋忘我，水乳交融，将成正果，锣声突然震撼，惊窜去了两个方向。

周村安静如初，他站在街心疲惫地自语：“周村开张，周村开张，”抬眼看天，“我什么时候开张呀——”

自问里满是迷茫，兼有对天质询。

## 2

德和永货栈门前有条汉子，瞅着门，来回窜走，盼门早开。

后院里，杨掌柜早已起床——在院中打着自编的太极拳。他有四十多岁，面目清瘦，身材细高，眉宇之间有些愁绪，形如鳏夫感伤际遇，回忆以前的美满。

东屋门开，出来一个青年，二十冒头，中等身量。拿着个手帖——把要背诵的文章写在上面，随走随念。他偷眼看看爹，假装用功地嘟囔着。

父亲不屑地看他一眼。

青年赶紧躬身请安：“爹。”

爹哼一声。

青年往外走。

爹叫住他：“下雨还出去？这书就不能在家里念？”说罢生气，捂着心口。

青年赶紧过来扶他：“爹，洋叔说你这是心脏病，得吃药。不能指望着犯了抽口大烟，这不是长法儿！”

父亲闭眼摆手：“瑞清呀，长法儿不长法儿这是后话！——你还是少和那洋鬼子来往！——没事别往那洋庙里钻。”他不解地歪头问，“那里有什么？”随之右手高抬环指全局，“这四下里并不肃静！青州潍县一带那信教的就和不信教的打。唉，孩子，还是那句话，诗书传家远，耕读济世长。”他说着来了气，恨铁不成钢地咬牙跺脚，“你也发发奋，考个进士我看看！”他狠指着地面，“也让我对列祖列宗和你地下的娘有个交代！”说话用力气，他有点喘。

瑞清扶着父亲进了北屋。

四胜——店里唯一的伙计从饭屋端来水，躬身问：“东家，下门吧？”

东家抬手让他去。

父亲喝口水，指着儿子那手帖说：“我敢说，这上头一个字没有！”

瑞清垂首默认。

父亲：“你看看你，除了去和洋鬼子胡扯，就是和老鸨子的闺女乱搭拉，你想干什么？——咱是清白人家！”

瑞清表情恭顺，木讷不语。

父亲一扬手：“唉，什么也别说了，你直接说——今年会试有谱儿没？”

瑞清抬起头：“爹，这科考完全是靠撞大运，哪敢说一定有谱儿。”他进前一步，“爹，咱这货栈经营着丝，经营着瓷，还有缫丝机坊，也算吃穿不愁，何必费心劳神去……”

父亲认输认命地摇头：“唉，什么也别说了。”他目光神远地看着院子，“还是祖坟不行呀，老墓田里没那股子青烟！——你爷爷当初没考上，我是穷得没法儿考，满心指望你为咱杨家争口气。可你——”他不愿继续生气，就没把话说尽。

瑞清自惭。

父亲变硬为软，目光亲切：“孩子，你十二岁中秀才，十六岁成举人，是远

# 旱码头

近闻名的神童，到了考进士咋就忽然不行了呢？”

瑞清：“爹，中进士不在学问深浅，更不在才情大小，关键是得胡说，你得——”

父亲一拍桌子：“你要不胡说早就考上了！”

瑞清低头：“我说的都是真话！”

父亲鼻子出冷气：“你把秦皇汉武骂了个遍，这是真话？要不是人家考官好，早把你办起来了！”

四胜把一直在门外徘徊的那个汉子带进来。

瑞清忙叫：“刘叔。”

杨父指着椅子让座。

老刘似是有点着急，不经过渡直接说：“杨掌柜的，茧子的事儿你想好没？”

杨掌柜：“老刘，咱也不是外人，你也知道我不是刁顽之辈。”他指着桌前面，“连这趟你来四趟了。唉，还是那句话，得等着王家收完了，咱这样的小户才能收！”他思忖着摇头，“你还是去找王老爷吧。这是规矩。”

老刘：“我找过了，就是因为他不收我才来你这！”

杨掌柜意外，他坐直身子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老刘：“他说得看看南方的动静！”

杨掌柜：“南湖州，北周村，各自的茧子统一的丝，看南方干什么？”

老刘叹气着急：“他说是因为发明了电报，胡雪岩囤生丝才让洋人办住——王老爷说得看看意大利有什么动静。”他斜侧着靠近，“我说，他扯得是不是远点呀！”他猛地站起，“等那意大利有了动静，茧里的蛾子都出来了！急死我了！”他走到门口又甩手折回，“他原来说得好好的，我才收下了桓台、邹平俩县的茧子，定钱也给了那些庄户。”声音高抬，“这倒好，让我等，让我等，这等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！”

杨掌柜突然轻问：“老刘，别急。这茧子是大年还是小年？”

老刘：“大年。那茧又大又白！”

杨掌柜参破天机地一笑：“老刘，王家是想压价儿呀——”

瑞清趁父亲说得热闹抽身退出。



他来到前堂，四胜看着他乐：“大清早就给弄了一顿？”

瑞清叹气：“唉，四胜，你说是做官好还是干买卖好？”

四胜有十七八岁，他两眼一瞪：“当然是做官好！”

瑞清：“为什么？”

四胜：“干买卖是刨着吃，当官是躺着吃。少东家，你也使把子劲，考它个头名状元，咱也仰着脸走道儿，也把王家摞下去！”他绕过柜台，“要那样，咱这铺面的门头上也给它挂上‘奉旨专营’！”他越说越来劲，“咱也坐庄收茧子，发大财！让王家吃吃咱的气！”

瑞清咂摸着四胜的话，不住地点头：“头名状元，头名状元。”他忍着笑看四胜，“这玩意儿就这么好考？”他指着四胜，“你说！淄川蒲松龄那才分大不大？”

四胜傻眼：“大！”

瑞清：“《聊斋志异》好不好？”

四胜：“可是好！特别是那些狐狸娘们儿最来劲！”

瑞清二目同瞪：“蒲柳仙才分这么大，又是半仙之体——考了一辈子，结果考了一肚子气！”他歪头看四胜，“他老人家都办不了这事儿，你让我去办？”

主仆二人笑起来。

四胜很勤快，说话时还用鸡毛掸子打扫那些瓶罐：“少东家，你为啥不愿念书？”

瑞清解释：“我不是不愿念书，是不愿科考，我觉得那玩意儿挺没劲！”他看着外面琢磨，“科考做官是为过好日子，做买卖发财也是为了过好日子。”他抬眼看四胜，“既然这两事的结果一个样儿，我哪件儿省事儿干哪件儿！”

四胜点点头，跑到后门处望望，再贼头贼脑地回来，两眼一眨小声说：“少东家，刚才桂花来过，说有南方客人带来的点心，让你去吃。”手扶柜台挺直身，“少东家，你是有点艳福！”

瑞清点头，弹袖而起：“嗯。是有点艳福儿。四胜你看着，我不用中那头名状元，照样把王家盖下去！”

四胜：“这我信！”

# 旱码头

瑞清捏住他的袖子：“小子，你给我看着，我也不用中进士，照样娶二十个老婆，生一百多个孩子！”说过宏图壮志，收回来小声说，“我先去会会相好儿！”

四胜扶着门帮，眼馋地看着瑞清走去，随即用五音戏的调门唱道：“南方的点心真正香，妹妹俺那留着，留着给那情郎，那情郎就是，就是俺瑞清哥，说不定那哪一天就考上个状元郎。”四胜见瑞清不回头，就作少女扶窗而望的姿态，捏着鼻子学女声，“俺那瑞清哥怎么还不来呀，我想得好那苦——”

他那个拖腔还没完，瑞清猛然转身：“我揍你！”

四胜不惧，照样学戏里的女人搔首弄姿表演。

瑞清拾块砖头，四胜躲回门里。

## 3

王家的府第正冲着大街，坐北朝南，轩昂气象，门口两尊石狮子，墙上嵌着一溜拴马柱（那东西石头刻制，嵌在墙里），门前有两块上马石——石上镂有云雾图案，俗称“一步登天”。砖石门楼木门厢，横额上金字匾书“进士第”。两边的对子口气很大，右边：门楣常新足兆三槐之瑞；左边：人文蔚起记拔五桂之芳。

北屋里，王老爷正首而坐，儿子恭坐一旁。他儿子叫王新成，一表人才，体面排场。

“爹，今天赌场开张，我请了不少头面人物，中午您老也过去坐坐？”

王老爷用英国白铜水烟袋咕噜着抽烟，他不看儿子：“新成，三江四海水未到，七阡八陌旱码头，这周村虽是繁华开化，茶楼酒肆，秦楼楚馆，一应俱全。”他口气一转，看着院子叹道，“唉！新成，这下馆子逛窑子都不至于倾家荡产，可这赌——”他停下了。

王新成：“爹，你得这样想，咱不开别人也是开……”

父亲抬手打断：“一会儿你去县衙把吴师爷叫来。”

新成意外：“叫吴师爷干什么？”

王老爷：“这赌场开在别处，也许不是大事儿。但在周村就得有所防备！”他用老江湖的目光看着儿子，“小赌，是客人互赌你抽头，这大赌是客人和庄家

赌。江浙菁英，关东豪义，”他在眼前画个小圈，“时不常在周村一现真身，这是你要防备的！你把吴师爷叫来，咱爷儿俩立个文书，划一块家产给你。”儿子想争辩，他抬手阻止，“我是盼着你发财，但我也得防着别人发你的财！——有个文书，大也不过把你那块赔进去！”

新成站起：“爹，孟三爷的赌术名震中国，有他给咱当‘大帅’您老大可放心。嘿嘿。”

王老爷轻蔑一笑：“天外有天。就按我说的办！新成，你也是小三十的人了，有些事我也不好过度阻拦，但这赌，”头摇动，“终归不是大道！”他自嘲地一笑，“四代进士，一门书香，到你这里竟开了赌场。唉。”说罢叹气。

王太太从西厢房出来，先给丈夫添茶，坐下后为儿子解窘：“老爷，新成是想挣钱，又不自家下场子。”她转向儿子，“按你爹说的办，把吴师爷请来。”说时给儿子使眼色。

儿子欲走。

王老爷叫住他：“你顺便把杨掌柜的叫来，我给他说说茧子的事儿。”

儿子的眉毛立起来：“和杨痨病商量？他还敢坏规矩？”

王老爷有点烦：“新成，切记口净，你叫人家外号干什么？人家身子不好碍你什么事儿？”

新成：“是，是，是。爹。叫杨掌柜的干什么？”

王老爷：“茧子是大年，论说是个旺相事儿，刘胖子也把俩县的蚕子定下了，我本想挤挤他，把价钱往下压压，可现在乡下人挺难，我给他的那价钱——”

新成：“低了？”

王老爷点点头：“是低点儿了。这个价钱刘胖子根本收不来！”他为难地摇头，“改口吧，我又回不过脖儿来，不改吧，又怕别人收了去。我得和杨掌柜的商量商量。在周村，除了咱就算他那机坊大。”

新成轻蔑一笑：“杨痨病不敢收！我料他没有这个胆儿！王家一口价，历来如此！爹，你甭担心，用不了五天老刘就得服了气！他再拖蛾子就能出来！”

王老爷站起来，细细地看看儿子：“你这赌场还没开，咋先这么横呢？”

瑞清来到金陵书寓。所谓书寓就是妓院。金陵书寓四周都是二层楼，中间是个大天井。时间还早，未到营业时间，留宿的客人也未起床，只有些尚未入流的小女孩进进出出，打扫擦拭。

桂花家在书寓的一侧，青砖房舍，雅致安逸。西厢房下还有两丛丁香。

此时，瑞清坐着吃点心，桂花站在后面给他梳辫子。

桂花：“今年会试去不？”

瑞清喝口茶：“会试会试，我爹那里刚放下，你这里又接上。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非考这玩意儿！”

桂花撇着嘴笑：“自家考不上，就说科考不好。”

瑞清回身拉她坐下：“桂花，你猜我为什么不愿意考？”

桂花：“为什么？——我觉得你没什么正话！”

瑞清：“我是怕一不小心真考上！”

桂花撇嘴轻哼一声。

瑞清：“唉，真考上可就苦了，我这辈子也就算完了！”说着摸出荷包卷烟，“李商隐考中之后就十分后悔，还作了一首诗。”

桂花含情睇笑：“背来听听。”

瑞清捏索着卷烟：“李商隐中了进士后和他太太开玩笑，作诗说：‘为有云屏无限娇，凤城寒尽怕春宵。无端嫁得金龟婿，辜负香衾事早朝。’”他指着桂花的小鼻子，“就是因为中举，才弄得五冬六夏得早起！把两口子的正事儿全给搅了！”两手一摊身子一仰，“这就是做官上朝的好处！哈……”

桂花用食指杵下他脑门儿：“满脑子里尽这个，哪还有地方去装四书五经！”受母亲影响，语气还有吴侬之韵。

瑞清：“我脑子里还有你。”

桂花低下头，须臾，轻问：“咱俩的事儿怎么办？就这样拖着？”

瑞清拍下大腿，叹道：“唉，有点难呀！我说，这也怨你——你娘干什么不行，偏偏开窑子！”

桂花瞪眼：“别窑子窑子的，那叫书寓！我娘开窑子我又不干窑子，我是清

白的大闺女！”她向南指去，“金陵书寓的二门我都没进过！”

瑞清：“这我知道，可我知道没用呀。我爹——”

桂花：“哼，要想让你爹实实落地答应——”她一挺胸，“今辈子怕是办不到。要是依我说，”目光坚定，“咱直接私奔！”

瑞清双手阻挡：“不行，不行。千万别动这念头，我爹不壮实，咱要是真窜了，老人家急出个好歹来咋办？”

桂花用疑惑迷失的目光看着他：“就没别的招儿？”

瑞清：“饿着闻着那饭菜香，守着要好的大姑娘！”一拧脖子，“就是生生娶不走！我比你急！”

桂花小嘴一抿，红唇紧闭，随后果决地说：“要不就选个端正的日子，你来这里，像那戏里说的，咱偷着拜天地，私自入洞房，我给他老人家生个大胖小子，生米成了熟饭，孩子一叫爷爷，你爹兴许就应了。你说这招儿行不？”

瑞清眼一亮：“我看行！先办了实事再说！”桂花看见了希望，瑞清随后一松：“可我不敢。”

桂花指点着他：“真菜呀。你这也叫汉子！”

瑞清辩白：“我是怕他老人家生气！”

正说着，四胜在外面咳嗽：“少东家，东家让你回去。”

瑞清答应着站起来，伸出左脸：“亲一口。”

桂花生气：“走吧，熊包！”

瑞清沮丧地自嚼摇头，无精打采地去开门。

桂花在后面抱住他：“瑞清哥，俺心里只有你！”

瑞清回过身：“桂花，你等着！”浓眉一横，“大丈夫纵横天下，我早晚娶了你！”说完豪言壮语又想起现实，“唉，这事有点难呀。”

## 5

瑞清和四胜往外走。四胜瞅着他的脸：“少东家，亲口没？”

瑞清：“没亲。正气呢！”

四胜哼一声：“我估摸着就没亲上，脸上没有红印子！”他傻了吧唧地抬脸

# 旱码头

追看瑞清，“少东家，咱实实在在地说，这桂花真叫俊！”

瑞清一斜眼：“不俊我能要？”

四胜幸灾乐祸地看着天：“就怕要不成呀——”

瑞清一把扯过他：“小子，你看着，我不仅要成，我还得要好几个。不信你就看着！”

四胜：“这个还没弄回来，先想着下一个，不怕人家说你花心带变心？”

瑞清：“我对谁都不变心，我将来对谁都挺好。我来世上走一遭，不能白白地混过去。可是，我爹找我干什么？”

四胜回归正色：“看来是买卖上的事儿。刚才王家把东家叫了去，回来之后东家就收拾行李，说是要回桓台老家住两天。少东家，咱正预备着收茧子，老爷这时候走——耽误了春里闲半年，咱那机坊怎么办？”

瑞清生气：“你说得也对，也真该考个官，把王家气焰压下去！他娘的，看他的脸色干买卖，真他娘的憋气！”

四胜认真地问：“少东家，这时候用功还赶趟不？”

瑞清：“只要想考就赶趟！”

街上的人多起来，商家的店门也全开了。

## 6

瑞清和父亲在北屋里说话，四胜把驴拉出来，挽起口袋喂料。

父亲叮嘱道：“孩子，用功也好，不用功也好，千万不能惹事儿，我过两天就回来。你记着，你胖刘叔就是说下天来你也不能收茧子！”

瑞清：“我知道。爹，你走了，周村剩下了王家，刘叔也只能把茧子卖给他！”

父亲：“唉，干买卖就是盼着旺相，咱也是这么干的——经过这些年的扑腾，咱的机坊是大了，这机坊一大用茧就多。”无奈地摇头，“——就遭忌呀！”

瑞清瞪眼：“遭忌怕什么？噢，他不收别人就不能收，这也太霸道！”他朝外指，“不说邹平，光桓台就有上万担，他王家就能吃下去？年年上演这一出！他先低价收，他收够别人才能动秤——既耽误工夫又多花钱！满嘴里诗书礼乐，可干

的这事真不让人赞成！”

父亲：“人家是‘奉旨专营’！我为什么让你努力进仕，就是为这个！”

瑞清冷哼：“奉旨专营，六十年前的旨了！”

父亲：“就是一百六十年，那也是圣旨！”

瑞清：“哼，胡雪岩更是奉旨专营，结果让洋鬼子弄了个灰头土脸。买卖就是买卖，弄的哪门子旨呀！”

爷儿俩正说着，四胜领着个四十多岁的洋人进来。他身穿背带工作服，一身油垢，像个机修工人。

杨掌柜赶紧起身：“克牧师，坐，快坐。四胜，快倒茶。”

洋鬼子叫克利尔。他礼貌地躬身：“杨先生，我听说你心脏不太好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太太给你看看？”

杨掌柜略窘：“不便，不便。别听瑞清乱说，没什么大碍。”

克利尔点点头，从手袋里掏出一瓶子黑色药水：“我太太说心脏病大致有三类，她听了瑞清的描述，认为你这是冠心病。”他把药放到桌上，“你疼的时候就喝一口，喝下去立刻就止疼。不要抽鸦片，那东西会害了你。”

杨掌柜双手接：“谢谢，谢谢。克牧师，你坐着，我要出趟门，失陪，失陪。”

瑞清送父亲至门外。临上驴杨掌柜再次叮嘱：“记住，别收茧子，我顶多三天就回来。”他向院里看看，“洋鬼子来找你干什么？”

瑞清：“没什么大事儿。他那教堂盖完了，兴许找我商量商量开业的事儿。”

父亲：“孩子，这华夷有别，千万别弄出事来。还是听我的，把那些女人头银洋还给他。听话。算爹求你。”

瑞清：“他肯定不会要——我帮着联络泥瓦匠外带办砖瓦，洋叔说这是佣金。是咱应该得的。”

父亲长吸一口气：“随便你吧。”

四胜递过凳子，扶杨掌柜的上驴：“东家，我送送你不？”

杨掌柜不耐烦地一扬手，打驴而去。

瑞清回来，给克利尔倒茶：“坐，洋叔，拾掇利索了？什么时候开张？”

克利尔：“明天。瑞清，你还得帮我个忙。”

瑞清坐下：“说。什么事？”

克利尔：“帮我找十个女佣，让她们去教堂帮我太太烤面包。”

瑞清：“这好办。烤面包干什么？”

克利尔：“唉，天主教在周村已经很久了，可我们基督教却刚刚开始。明天我要请所有到教堂去的人吃面包，你也要去那里帮着我。”

瑞清：“嗯。我明天一早过去。”

克利尔：“刚才你父亲不高兴，是因为我吗？”

瑞清：“不是。”

克利尔点头。

瑞清忽问：“洋叔，你那英国有‘奉旨专营’这一说吗？”

克利尔很迷惑：“什么奉旨专营？”

瑞清解释：“就是皇帝特许某人经营某种东西。”

克利尔想了想：“有过。工业革命早期有些项目就只准贵族经营。”他用一个手指在面前来回打，“但时间很短，很快就被市场的力量冲垮了。你问这干什么？”

瑞清：“我们这里有户人家，他就是奉旨专营。洋叔，你说用什么招法冲垮他？”

克利尔明白了，慢慢地点着头：“奉旨专营是过时的东西。瑞清，请相信我没有任何偏见，”他指一下瑞清又回指自身，“咱们也是朋友。我来中国十几年了，也在山西河北传过教，我很热爱中国，同时我也阅读了大量的中国文献——不仅奉旨专营过时，中国的皇帝也很落伍。”

瑞清吓了一跳：“咱不说皇上，我是问用什么招法冲垮他。”

克利尔：“我明白。经济的活力来源于自由竞争，自由竞争的前提是机会均等。”他摆着手，“他这种专营违反经济规律，很快就会灭亡。怎么？你和他竞争违法吗？如果违法那就不能争——法律高于经济。”

瑞清皱眉：“谁也没和他争过，也不知道犯不犯法。”



克利尔笑笑：“那就试一下。”

瑞清琢磨着点头。

克利尔：“还有一件事儿你要帮我办，我们开坛布道，要让四周的人都知道，周村没有报纸，没法登报告知。我们用什么办法宣传呢？”

## 7

第二天早上，慢长槌乐器铺再次打开，照样抛出那个锃亮的铜钱。那钱摔落还没稳住，瑞清就弯腰拾起：“叔，你是天天找那有缘人呀！”

孙叔赶紧接人，他接过钱：“唉，我天天扔，就没见谁捡着过，小子，你这辈子能发财！”

瑞清笑着：“叔，我发财不发财是后话，我先让你发个财。来，给我十面锣！”

孙叔大喜带惊：“要这些锣干什么？”

二人坐下。

瑞清说：“唉，南下河那新教堂今天开张，既然开张就得让人知道——我给他找了十个闲汉，每人一面锣，让他们到四乡里敲着锣叫唤。叔，这招儿行不？”

孙叔思忖：“行是行。可是瑞清，咱这大清国有些规矩呀——这不初一不十五的，你弄些闲汉敲着锣叫唤，县上不会拿咱？”

瑞清笑了：“既不偷，又不抢，敲锣打鼓听个响儿，这显得国泰民安。”手一擦，“没事儿！”

孙叔笑了：“瑞清，我就是愿意听你说话，痛快明白。你要什么锣？”

瑞清：“锣还不一样？我就要你自家打造的那种。”

孙叔：“还是苏锣吧。苏锣带着虎音，传得远！”

瑞清：“多少钱一面？”

孙叔两手无措地在襟上擦着：“嗨，你来照顾老叔的买卖，就看着给吧。”

瑞清一歪身子掏出五个银元：“这够不？”

孙叔大喜过望：“够！够！可是够！瑞清，你娶亲的时候我随礼！哈……”

瑞清站起来：“叔，我走了，赶紧叫起伙计来，把锣送到教堂去。太阳一出